



马国权与容庚(右)

岭南书法大家马国权《章草字典》冷藏16年后出版，其子马达为说：老一辈学人的研究是——

书法家的要求 文字学的功夫

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

父亲的研究强调文字转化的角度

羊城晚报：马国权先生怎样与容庚先生结缘，并确定后来的学术方向？

马达为：父亲早年学的是国际贸易，毕业后分配到二轻局，创办二轻美术研究所。有一次在北京出差途中，遇到一位中大招生办的人，得知容庚先生在招收研究生，于是欣然报名。其实父亲在十多岁开始，就跟随秦雪生、冯康侯等先生学习篆刻，两位老先生都要求学篆刻从识字说文开始，由此打下一些古文字方面的基础。

父亲跟随容老学习数年，容老带他们几位研究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料搜集。通过这次游历，父亲接触、认识了全国顶尖的文字学学者专家、书法绘画的创作者。这就是父亲研究文字学的契机。1959年父亲毕业，分配到暨南大学，在工作之余依然热爱文字研究。我们知道，研究古文字，尤其是金石，是资料性的工作，如果没有新的资料，研究将受到一定的限制。于是，父亲逐渐转型到书法文字学的研究上，即从在容老处学习到的如何研究文字，发展为研究文字的变迁；由篆书到隶书，再到草书、楷书等。

羊城晚报：和其他《章草字典》相比，马国权先生的研究有什么特点？

马达为：父亲早年学的是国际贸易，毕业后分配到二轻局，创办二轻美术研究所。有一次在北京出差途中，遇到一位中大招生办的人，得知容庚先生在招收研究生，于是欣然报名。其实父亲在十多岁开始，就跟随秦雪生、冯康侯等先生学习篆刻，两位老先生都要求学篆刻从识字说文开始，由此打下一些古文字方面的基础。

羊城晚报：您在书画、金石方面有所造诣，这与家人尤其是父亲有什么关系？马公对您的创作研究有何指点？

马达为：我个人自小就随父亲刻章，上世纪70年代跟师不少广州的书画名家学习，如黎雄才、吴子复等，李国华先生还带我上黄山写生。虽然自己对这些谈不上狂热，但自然而然地进入其中，这都是受家庭影响。父亲对我有一些指点，但我却十分喜欢在外出求师，书法上我就随吴子复先

马达为：今次出版的《章草字典》就是他研究中的重要内容。在计划编辑此书的时候，发现学术界并没有一本关于章草字体的字典。当然，因为近代的诸多运动，以及内容较为冷门，此书的保存、出版都经历了磨难。今次能成功出版，也是完成了父亲的遗愿。此书的出发点和角度是与一般的章草字典有一些不同的，父亲的研究强调文字转化的角度，在挑选字时非常严格。父亲在编撰的时候，对于挑选字有两大标准：首先，字是否属于章草；再者，字写得是否好。这是出于他自己本身就是书法家，对于字好不好看，有一定的挑剔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，由于有王遽常先生的审定，王先生非常细心地进行眉批，字的准确性由此得到保证。

羊城晚报：历史数百年，已经有不少章草字典出版。马先生的《章草字典》在当下有怎样的意义？

马达为：他们一辈学人的研究可以概括为既有书法家的要求，又有文字学的功夫。有一些字典的编撰，往往是剪刀加浆糊，仅仅起到资料汇编的作用，起不到文字学辨识的功能。此类字典的编撰者要是缺乏文字学上的

马达为：他们一辈学人的研究可以概括为既有书法家的要求，又有文字学的功夫。有一些字典的编撰，往往是剪刀加浆糊，仅仅起到资料汇编的作用，起不到文字学辨识的功能。此类字典的编撰者要是缺乏文字学上的

象征着那个时代的学术风格

生学习，可能因为父亲的东西都看多了，少了新鲜感，“隔壁饭香”吧。

羊城晚报：这次展出的近代学人与马公往来信件，有什么亮点？

马达为：仅启功先生与父亲的信件就超过一百封。里面大量谈论了书法与学术的话题，这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。更可贵的，这些信件都是他们的私人往来，谈论的氛围可谓真诚。如果从书法角度考虑，近年来学人书法兴起，越来越受到大家重视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札中的书法创

积和造诣，就没有办法详尽厘清每一个部分的源流发展。章草，是书法的传统书体之一，是早期的草书，始于秦汉年间，由草写的隶书演变而成。章草是“今草”的前身，今草产生于东汉末。这其中的变化，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，需要学者有足够的学力辨识。这可能也是这一部《章草字典》比同类著作优胜的一个地方。

羊城晚报：马国权先生到香港后，他的研究和创作受到怎样的影响？让“艺林”这个副刊品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

马达为：很大的变化其实谈不上。上世纪70年代，容老主动提出让父亲调回中大，协助他做《金文编》的增补工作。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父亲又被派到香港《大公报》，担任副刊“艺林”的编辑工作。由于工作变动，他在古文字方面的研究少了，在书法的研究著述上多了。新岗位上，在书画篆刻方面为其撰稿的名家也多了，尤其是年轻一代。陈凡先生注重老一辈名家的约稿，而父亲去后，进一步完善了“艺林”的作者梯队，网罗了国内年轻一辈的学人名家，并将之推广到海外。可惜到90年代后，父亲移民海外，那个栏目好像被“消灭”了。

作较放松，真情流露。我们知道，在书法史中，鼎鼎有名的作品，往往都是手稿，如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。

羊城晚报：作为后人学者，您如何评价马公的学术？

马达为：正如不少老师所说，一代学人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格，他们之后，再不是那种学习模式、教育模式。因为社会商业化，很多东西也随之商业化。我觉得大家不必追慕那个时代，将之视作历史去记录就好了。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风格。

梁彤秀：发自内心地表达自己，去打动观众

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

近日，旅法艺术家梁彤秀回到广州沙面举办展览，这是她十年来在广州举办的第三个展览。

1953年出生于广州的梁彤秀，年轻时在苏州完成美术教育，又在广州高校任教5年，1992年移居法国。27年的海外艺术历练与坚持，使她在法国声名鹊起，个展不断，多次获奖。而在初抵法国时，曾受“苏式美术教育”深刻影响的梁彤秀，创作上曾遭遇瓶颈，“我接受的更多是写实技法的训练，而法国的各种流派对写实并不注重，而且他们的想象力超乎我的认知。”

梁彤秀早期以人物画为主。法国是一个艺术品消费大国，很多家庭对艺术品的消费是基于个人的喜好，并不局限于投资增值的考虑，梁彤秀的人物画受到当地居民的喜爱。渐渐地，梁彤秀在法国画坛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近几年，梁彤秀的创作题材越来越广，花卉、风景都有，并且开始彩墨国画的尝试。“艺术家不能总是重复自己，也不能限制自己。”梁彤秀在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表示，为了遵循初心，她甚至不再与固定的法国画廊续约。

梁彤秀自谦地称自己只是为内心创作的“非主流画家”。但她认为，只要发自内心地表达自己，创作出感动观众的作品，就是艺术家价值的最好体现。

本次展览，除油画“四季百草园”花卉系列、油画怀旧风景山水系列外，还包括“呦呦鹿鸣”“中国古代壁画写意”“山川”等系列的彩墨作品。梁彤秀用其独具穿透力的色彩，出其不意的色调转换、丰满的造型与笔触，诉说她蕴含在“四季瞬间，无我之境”中的家国之思。

梁彤秀作品《怀旧风景》(油画)



访谈

抓住具有电击感的一刹那

羊城晚报：这次在沙面73号空间的展览主题是《四季·瞬间》，“瞬间”一直成为您多次个展的主题。您对“瞬间”的定义是什么？

梁彤秀：“瞬间”对于我来说是视觉的，而四季是无数瞬间的总和。布列松的“决定性瞬间”，在我看来就是具有电击感的一刹那，当然大多数的瞬间默默地与我的观察和筛选平行着，致命的电击来自发现由四季的变化所出现的新的色彩组合、秩序形式和光感的变化，接踵而来的就是我要如何抓住它、呈现它的冲动，迫不及待地选择构图和表现方式，然后就是在画布上“开工”。对我来说，语言或文字是很难准确表达瞬间的视觉感受和决定性的，唯有用画面。

羊城晚报：本次展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一批水墨作品，您是如何理解水墨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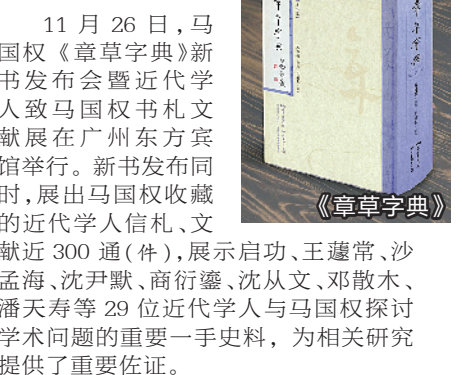
梁彤秀：这批彩墨作品的创作源于一个偶然的契机，也可以说是个“决定性的瞬间”。2018年10月，接到到一个雕塑家做双人展的邀请，地点是凡尔赛市政府画廊，这个城市也是路易十四皇宫的所在地。为了与金属、矿物质的人物雕塑相得益彰，我决定画一批用宣纸这样的植物材质，来表现自然山川的彩墨作品。这个机遇诱发了新的自我挑战，让我兴奋无比，跃跃欲试。

于开启了宣纸彩墨的一次次创作。

羊城晚报：在中国经过多年的国画训练和熏陶，后又经过国外30年印象派的洗礼和创作，您一直在探索一条以象写意的具有东方精神的油画风景创作之路，您如何总结自己在印象派油画创作中所经历的路程和创作阶段？

梁彤秀：我的绘画启蒙老师是已故著名的油画水粉画家、广州美院教授钟安之，她也是我的五姨。受她的影响，油画是我的首选，但阴差阳错却学了丝绸艺术设计。四年的学业中，中国画技法的课程和中国传统艺术的理论与感觉新鲜，相对于侧重描绘现实的西洋绘画技法，国画重视意念中的形象，加上水墨、宣纸及国画颜料的特质，给画面带来出其不意的偶然性。

在经过一段的学习和实践之后，渐渐感觉传统国画也有它的局限，比如不及油画的色层丰富，难以堆砌出厚重的肌理效果，有时会觉得意犹未尽……后来经过近三十年的国外的绘画经历，油画技法和材料的掌握日益自如，很自然地就想尝试把国画的意念、气韵用油画的厚重粗犷笔触和沉着浓厚的色彩结合起来，有时又在流动浑然的色彩层次中，加上若隐若现的国画韵味，导出既具象又缥缈的画面效果。



《章草字典》

11月26日，马国权《章草字典》新书发布会暨近代学人致马国权书札文献展在广州东方宾馆举行。新书发布同时，展出马国权收藏的近代学人信札、文献近300通(件)，展示启功、王遽常、沙孟海、沈尹默、商衍璈、沈从文、邓散木、潘天寿等29位近代学人与马国权探讨学术问题的重要一手史料，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佐证。

马国权(1931—2002)是中国20世纪杰出的古文字学家、书法家。广东南海人。他少承家学，10岁即临汉碑，12岁起临遍22册《陶斋藏印》，17岁向于冯康侯先生，又向秦雪生先生请益。1953年，考取中山大学古文字学专业副博士研究生，师从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容庚教授，以目录学人手，精研文字学、书学、印学重要典籍，参与《金文编》的考订出版工作。其后追随容老游学于大江南北，遍览周秦汉魏六朝遗址及各地博物馆金石铭刻，加之自身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，成就了一生卓尔不群的治学风范。编著有《中国书法大辞典》《吴昌硕印集》《元刻草诀百韵歌笺注》《沈尹默论书稿》《补订急就章偏旁歌译注》《隶书千字文隶法解说》《增广隶辨异歌》等重要研究成果。

就此，马国权儿子马达为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。

“乡厨”驾到

明前茶

凌晨5点，贵州山间，乳白云雾充盈山间小径，牵扯着行人的衣襟。老于和他手下的4名厨师及10名帮厨妇女已经顶着星星出发了。他们此次的目的地是一户娶媳妇的人家，50桌乡村宴席正等着他们去操办。

婚宴将在村寨中所有平整的公共场地蜿蜒展开，鼓楼、花桥、晒场，都被动员起来，摆上村民们抬来的各式各样的餐桌。晒场上，老于昨日就花了一天时间，亲手砌好了抬头长龙灶。这种大灶像一条躬背的长龙，离灶口越远的地方越矮，可以同时设七个灶头，方便蒸煮煎炸。

乡村大厨与帮厨妇女们紧锣密鼓地忙碌起来。预先用调料腌制好的鱼和肉，要用松木制成的澡盆来装；巨大的蒸屉在巨大

的蒸锅上垒起八九层，像冒着仙雾的通天塔。有人沉醉于舒臂伸腿，细致改刀，如负责弦乐，姿态优雅；有人奋力搅拌，执著上劲，如负责管乐，不惜力；有人乒乓剁菜，叫喊帮忙，如负责打击乐，制造热烈节奏、驱赶困倦。老于则像个乐队指挥，不时用眼神与手势，呼唤某些人振奋精神，跟上节奏，又让另一部分人避免赶活粗糙，或一下子使猛了力，闪着了腰。总之，他要使宴席上最复杂的事：切蓑衣黄瓜、炸松鼠桂鱼、做盘龙蒸点，又要以自己的临场经验，将这顿餐厨交响乐中出现的疏漏与乱拍，都严丝合缝地补齐。

准备工作进行到一大半时，忽然，帮厨的妇女们开始交替着轻声吟唱起来。她们都是五十多

岁的人了，好多人的声带都被大柴灶上的烟气熏得低沉哑哑，可这种被岁月剥蚀过的嗓子，在别人即将办喜事的空间中自斟自饮般唱将起来，带着大半辈子的感怀，忽然就让人悲喜交集。我听不懂当地方言，问老于，她们在唱什么。老于默默地听了听，说：她们在唱小鸟离巢前母鸟的忧伤；在唱山茶结了籽终要离开枝头，打了茶油去做别人的打糍粑；在唱唱在家中的大龄姑娘怎么办，花到盛放无人折；她们还在唱，所有的誓言都会随着满月离去，当新月升起时，姑娘啊你是否依旧有依傍，并感到被月光浸透的欢喜？

帮厨的多是母亲，别人家的姑娘出嫁，她们当然跟着欢喜，但忧愁同时也会慢慢浸湿了她们

的眼睛。大山深处女人的命运她们已深知其味，有点舍不得别人的姑娘走向同样的路啊。

上午10点半，老于终于用刀背敲打着案板，终止了这场火热的吟唱。老于说，这家人的新媳妇是在英国上的大学，办完婚就要回广州上班：“你们这是瞎操心什么啊。”

这倒是新情况。山里的小伙在广州的外资企业打工，工作中认识了帮公司做审计的姑娘。姑娘自己提出要跟他回到苗寨办婚宴：“想见识一下花桥对歌，鼓楼祭拜，还有晒场上的篝火舞会。”这个提议让新郎的奶奶高兴极了。三天前，老人就在老宅中燃起火塘，准备迎接孙媳妇的到来。她还把最大的议事堂屋腾出来让老于他们备餐、烧茶、休

息。老人再三交代：“不要怕屋子存了烟火气。屋子要靠团聚的烟火气来温暖，才会坚实。空壳个十年，铁定坍塌。”事实已证实了老人家的说法：屋子有人住，有火塘，有炊烟，上升的烟气将瓦楞间的草籽虫卵都熏死了，年复一年，遮风挡雨的小瓦片才不会像茅草与灌木的根系顶碎，这些肩负着家族凝聚力的老宅才不会漏雨朽坏。

老于率领这个乡厨小分队，在乡村的红白喜事上出现，也不过是像苗家的火塘一样，在为这些开枝散叶、脚步逐渐伸展到远方的家族成员找到回家的动力。他们就如同细石子中的灰浆一般，将有可能变成一盘散沙的大家族，重新凝聚起来，让远去的人与坚守的人，彼此的牵挂变得如此稳固。



制图 伍若龙

最忆姥姥家的泥火盆

王红悦

“落水荷塘满眼枯，西风渐作北风呼。”季节更迭，转眼又是冬天。每到冬日，最忆的还是姥姥家那温暖的泥火盆。

火盆最初是用泥制成的，后来才出现了铁、铜制成的。冬天，东北的农户人家做完饭，趁灶膛里的炭还没有化成灰烬，把它们扒出来，放到火盆里，用灰把炭压实，就可放在室内取暖。

坐在，离炭灰一指高的地方烤手，小脚丫则贴近火盆外侧。姥姥拿出铁质的扒火铲，把熔化的炭灰扒开，露出红红的炭来。她的嘴里还会念叨着：“小心，别烫着！上学娃，最不易，好好学习，才会有出息……”不用多工夫，我们手热了，脚暖了，心也暖了。



秋水夕照

火盆，也是姥姥给我们做零食的“烤箱”。姥姥会拿来小土豆、玉米粒、黄豆，放在火盆里烤给我们吃。土豆是最不好烤的，姥姥却很很有经验，用铲子把土豆埋在火盆的炭灰中，然后要我们耐心地等着。不一会儿，几粒炭粒从火盆里升起，接着会听到“噼噼”的声音。姥姥熟练地把炭灰中的土豆翻个身，再埋好。等到再听到一声响时，姥姥就把土豆拨拉出来，放在盆沿凉一会，再两只手颠来倒去地剥去炭灰

的外皮，递给我们。接过土豆，一股烤香味迎面扑来，咬一口，热腾腾的，绵甜不绝。我们姐弟边吹边吃，姥姥则在一旁笑盈盈地看着我们：“慢一点，别烫着了！”这声音，这场景，如今只在梦中。

每到冬天，姥姥家就有很多婶子大娘来串门。大家围坐在火盆旁，让姥姥帮她们剪鞋样、裁衣裤。远远听到姥姥家传出来的说笑声，已让人觉得那小屋格外温暖。

我出生在东北的农村。那里的冬天特别冷，大地都能被冻出裂缝，北风“嗖嗖”地吹，像刀子般割人的脸……四十多年前，我们姐弟三人每到放学被冻得瑟瑟发抖时，总是先跑到住在前街的姥姥家取暖。姥姥常年在家的火炕总是烧得热乎乎的，炕上还放着一个泥火盆。她会立刻招呼我们：“快上炕，焐焐脚！”我们几个人迅速脱鞋上炕，围着火盆

先祖遗憾：“绿榕水松，一凤一龙。龙凤献瑞，福祉呈祥。”把榕树比作凤，把水松比作龙，固然有点牵强。可这两种树的确定为村人纾解不少困苦。早些年缺医少药，村里流

了，那泥火盆早就被恒温、干净的暖气取代了。但儿时的记忆，却如那泥火盆中红红的炭火，不曾熄灭，带给我永远的慈爱和温暖，教会我勤勉、善良和感恩。

本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hdjs@ycwb.com，并以“乡音征文”为邮件主题，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、身份证号码。

统筹 易芝娜